

初三暑假,我和一位女同学重逢。小学毕业,我们分别考入不同的中学,初中三年,再未见过。她来我们大院找她的同学未果,忽然

流星雨

肖复兴

想起我也住在这个大院,便到我家找我,纯属挂角一将。意外相见,彼此挺高兴。那一晚,坐在我家门前的大槐树下,我们聊了很久。聊的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但有一点,过去了六十多年,依然记忆犹新。她说暑假她妈妈到南京的天文台,看到了流星雨,非常壮观。那时候,我见识短浅,流星雨,别说没见过,听都没听说过,一脸的茫然和羡慕。她坐在我的对面,朦胧的夜色中,看不清她的脸,但我能感觉得到她脸上一定出现了兴奋甚至有一点儿得意的神情。槐花如雪,洒满我们的脚下。我们的友情,就是从那个夜晚开始。暑假过后,开学了,我们升入高中,她住校。每个星期天的下午,她都会先到我家,和我聊半天,天南地北,学校或同学,读书或玩……然后,我送她到前门楼子东侧,北京火车站前广场的22路公交车站,坐车返校。在我家聊天,我们可以分坐在桌子的两边,离得老远。我们可以尽情讲话,却从来不敢看对方的眼睛。离开我家,她总是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院子很深,我家又在院子的最里面,每一次,都要穿过长长的甬道,两旁屋子的窗户后面,都有街坊们好奇的眼睛,让我们更是拉开了距离。鸵鸟一样,她低着头,在前面匆匆地走;我低着头,在后面不敢紧紧地跟。

即使走出大院,我们也是一前一后地走,生怕遇见熟人。在这条老街上,有很多我们小学和初中的同学。走到前门22路公交车站,我们才松了一口气,也不敢面对面站着,而是中间隔出明显的空当,仿佛只有这样,才让对方感到安全,彼此说话才顺畅。就这样谨小慎微,就这样做贼心虚,就这样前怕狼后怕虎,我们也要在每个星期天的下午见面,聊天,天马行空,快乐无比。然后,惯性一般穿过大院长长的甬道,走出那条老街,来到前门22路公交车站。面对面站着,中间拉开空当,等候公交车进站,看着她走上车,看着她隔着车窗向我挥手,看着公交车开走。夕阳的光芒洒满前门城楼,雨

燕雨点儿一样,泼墨一般倾泻而来。

这样的星期天下午,一直延续两年。读高三第一学期的初春。落日熔金的黄昏,我送她到前门,在22路公交车站,公交车来了,她没有像以往一样马路上车,而是站在那里。公交车鸣响几声喇叭开走了,她还站在那里。我有些奇怪,心里有些隐隐的激动。那一瞬间,我感到她有些依依不舍,和我心里涌动的感觉那样吻合,让我觉得似乎要发生些什么。什么呢?我一无所知,一片迷茫。

不知什么时候,或许是在刚公交车开走那瞬间,不知不觉中,我们竟然面对面靠得那样近。忽然,她向我伸出一只手,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她的手还在伸着,冲我微微地笑着,我才将手也伸了出去。那是我们第一次握手。

那天,在前门22路公交车站耽搁的时间久了些,好几辆公交车,开过来,又开走了,我们像水中的礁石一样,还站在那里。似乎,刚才的握手,像粘上了胶水,让我们难以分开。那时候,我们怎么有那么多说不完的废话,长长的流水一样,环绕着礁石,冲刷着礁石,激荡着礁石。不得不说再见,看着她走上公交车,看着22路公交车拐了一个弯,向天安门广场驶去,红色的尾灯,一闪一闪消失之后,我才意识到天已经黑了,街灯如倒垂的莲花一般盛开。

两年来在这里送别,从来都是黄昏,第一次到了夜幕垂落时分。望着满眼明晃晃的街灯,望着夜空中眨着眼睛的星星,夜色是那样地美好!我知道,在这一刻,我和我的少年时光挥手告别,我和我的青春季节握手开始了。往事如烟,浮生似梦。青春伊始的那一幕,纵使再美好,也如梦如烟一样逝去。重新想起那一幕,是三十七年之后的秋天,那一年,儿子上大学二年级,一个星期天的晚上,他突然用BP机给我发来一条短信息,告诉我他要去昌平看流星雨。他说,科学家预测,今天夜里,有一场大规模的流星雨。他正和同学在公交车站等车去昌平。他们带着棉大衣,准备在昌平的山上守候一夜,等这场流星雨。

我知道,在公交车站,和他一起等车的同学,是他的女朋友。

刘家昌与琼瑶

廖书兰

上月,刘家昌与琼瑶相继去世,心中不免惆怅,他们毕竟伴随过我的青葱岁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刘家昌在中国台湾已有音乐鬼才之称,现在又有华语流行乐教父的美誉。忆起刘家昌创作的歌曲,首都脍炙人口,有的旋律活泼轻快,有的慷慨激昂,有的温柔绮丽。刘家昌去世后,有人又翻出了他与两任前妻江青和甄珍之间的恩怨。没想偶然若失的心情尚未平复,又传来琼瑶轻生。从琼瑶的言情小说到她与林婉珍之间的爱恨情仇,琼瑶是港台文化圈的话题人物。林婉珍在2018年88岁时还出版著作《往事浮光》,讲述了她与琼瑶之间痛苦的感情抉择。琼瑶是第一个把中国古典诗词写入小说情节的当代通俗小说作家,而刘家昌是第一个把琼瑶小说里的诗词歌赋创作成歌曲的当代华语流行乐音乐家。



青门引 山居冬夜独酌次张子野韵

松庐

宴坐空山冷。崖畔暮云无定。文园赋老笑多情,炉红但饮,莫要怯多病。风灯薄醉吹还醒。万壑群松静。野香隐隐遥送,唤人月下寻梅影。

编者按:大年夜去山西感受“拢火龙”;年初一喝上海八宝茶;年初二看江西婺源傩舞……春风送暖入屠苏,春节不仅是一种仪式,一种情怀,一种味道,更深化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记忆——这也是春节之所以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原因。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寻找非遗里的中国年味。

上海的春节,特色在哪里?我想最突出的还是海派节庆的公共空间带来的力量与吉祥。一般人描述总说,春节最为重要的空间是在家庭里,一家人围在一起讲一年故事,展望未来。可这是真的么,到了腊月三十晚上还在开总结会?这实在是杜撰的。到公共空间放飞自我,在与他人的交互中辞旧迎新,感受吉祥,这才是海派春节。人们对新年第一声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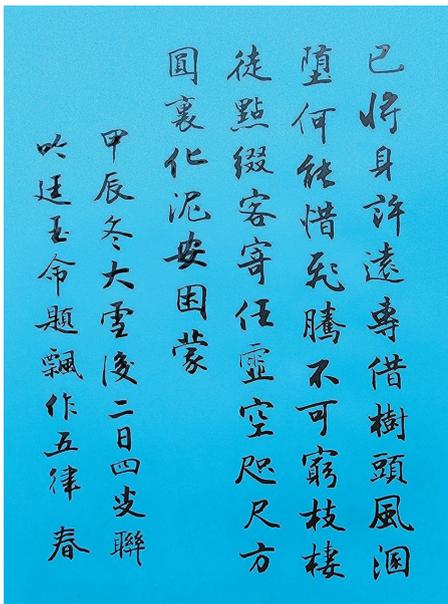
响很在意,有的人在电视机前跟着春晚倒计时,然后欢快地相互祝福,但这实在是非典型性的上海年俗,因为全国大多数人都这样。沐浴换了新衣,早早来到龙华,或者其他场所,去听第一声钟响,去烧一炷头香,这才是上海人的本色。新年临近的时候,密密麻麻的人都静下来了,没有谁数倒计时,只是默默等待。“咣”的一声,龙华钟声响了,仿佛天外传来,余音袅袅,极为震撼。新年到来了,人群却意外地安静,默默行礼,心中许愿。要等到108响后才会缓缓离开。龙华寺传说三国时唐僧会初建,是沪上古老的民俗空间,春节听龙华钟声,听海上钟声,是上海迎新最独特的地方,是上海人在与古老传统对话。我第一次在龙华迎新年的时候,感觉自己是一滴水,在浩大的

人群中,钟声激荡出澎湃的力量。到龙华迎新,是数百年形成的年俗认同,是成功吉祥空间的生产。我初到上海工作,正月初一到导师家拜年,持续很多年。等到我加入民俗学的阵营,发现不对了,因为上海习俗,正月初一是家庭团聚拜年,不大对外的,就改到正月初二去了。从初二到初四,亲属间朋友间的各类拜年,实际上也是在送吉祥,也从他人的空间获得祝福。上海的春节祝福语,很注重春节物品的色彩,如烤麸意味“靠夫”,体现对家庭主心骨的祝福,也借助了福的谐音;豆芽面筋煲,是黄金白玉的象征。拜年饭吃上了,吉祥

也就讨回来了,所以拜年是一种吉祥空间的交互。到了初五,上海人接财神一点不马虎。我最初是研究传统商贾的,对于民间信仰的财富观念深有感触,非常理解这种对于信心的力量加持。那一年我到玉佛寺去参加求财神,去的时候已经八九点钟了,但那个队拐了几个弯,进到寺庙,感觉热气腾腾。有一年正月初五,上图请我去讲财神问题。我就说:上海人总是信心满满投入经济建设和事业发展,与春节期间在吉祥空间的浸染是很有关系的。到了正月十五,上海的元宵灯会迎来最为盛大的自由轻松的户外活动。其中豫园灯会驰名中外,是国家级非遗。摩肩接踵在这里不是一个成语,而是实实在在的感受。也许什么样的灯光并不重要,在灯光下走一次九曲桥才觉得过完

了春节,似乎是在象征新的一年道路曲折但充满光明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上元灯,映照上海春节时间的完美落幕。海派春节最显著的特点,是生产出系列吉祥的公共空间。在这里,人们不是独乐乐,而是与人共享吉祥快乐。春节在上海是一个特定空间的吉祥与信心的温床,带给人们自由的心境与力量。上海春节的吉祥空间也不是上海人自己独享的,而是与人分享的。为满足国内外朋友沪上过年的需求,上海春节的吉祥空间还需要大的拓展。所以,上海春节不仅仅是一种欢乐时间的过程,更是一种吉祥空间的生产。

五律《春》(书法) 张大春



送花的人和送自己的花

赵款款

在2024年快结束的时候,有天晚上收到一位画家旧友的微信。说上一个龙年,我和L先生去他家送了两盆花,后来两个花盆一直做一丹一青洗笔用。其中的水,干了又添,整整十三年,助他完成数百幅作品。这次搬家,其中一个花盆碎了。他凌晨发的,我早晨才看到,回复:已经不记得送过什么花。又寒暄:有机会再送啊!问L先生,他也不记得……

这位画家是我高中校友,神叨叨的文艺青年。后来我在北京上学,他在四川大学。某一年过年在家,一大早有人敲门。他背大背包,拖皮箱,举着一大把树枝站在我家门口。我睡眼惺忪,他一脸疲惫,说前一天山脚下买的红梅,坐一夜火车,怕花苞掉落不停换手,终于完整送给我。年少气盛,还有起床气,加上我妈在旁边笑,觉得他的行为尴尬人好傻,完全没有好脸色,气冲冲关上

门。手上接过的红梅也没有觉得有多美。但多年的朋友,多年不联系的朋友,能记住的片段竟然都和花有关,也算美好。

收过很多别人送的花,都没啥印象。和L先生刚认识的时候,他还送过我蓝色妖姬。浮夸极了,手指都被染蓝,当时心里还嘀咕,这个人品位真不咋地。那时候我喜欢白色的花。白玫瑰、马蹄莲、百合、栀子,感觉只有足够清冷才足够高级。后来审美足够多元。春天的芍药,粉色的,开得碗口大,掉下来时花瓣累积,发出扑簌簌的声音。油画牡丹也很震撼,小小花头,能开出巨大花瓣配黄色的花蕊。夏天龙胆不错,花期长,配收口瓶子,寥寥几枝就很美。秋天的绣球花堪称一绝!粉色和蓝色,圆滚滚,两枝就插满一瓶。冬天的郁金香,黄色的叫麦田,会在瓶子里抽条,慢慢长开。洋牡丹要把叶子全揪掉,只留花朵,花型不大但竟然有几朵雍容。看刘亦菲电视剧那会儿还买过一阵子黄玫瑰,真美啊!花美人更美。

四季稳定购入南天竹和马醉木,插在透明大花瓶里,像是在家里移植了

厚厚的一册《白蕉诗词集》(王浩州编),新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就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真是令人欣喜。特别让我高兴的是,读到了有关两位帖学巨擘沈尹默和白蕉重要的交往信息——看发表于1947年5月15至16日《茸报》的题为《沈尹默》的两首七言绝句后,白蕉有注:前借鹤雏先生过沈寓庐,尹默先生自道其学书甘苦,有汉学家精神。论“善书者不择笔”一语向为书家所聚讼,其实当时言善书者本不指书家,其言甚通,前人所未发。鹤雏先生笑言:“此壮我气。”

鹤雏先生,即姚鹤雏。姚长白蕉十五岁,颇有诗名。四十年代白蕉与其有很多通信,时常呈寄诗词新作求正于姚鹤雏。1947年2月18日,白蕉在给姚鹤雏的信中写道:“尹默先生顷在京(指南京)抑在申?冀得承教,愚公为介耳。”

说起来,姚鹤雏和沈尹默都是南社社员(白蕉是南社纪念会会员)。姚鹤雏与沈尹默在抗战期间都内迁入蜀。白蕉希望向沈尹默请教,姚鹤雏自然要玉成其事。收信后不久,便陪同白蕉拜访了沈尹默。

年龄差了两轮的两位帖学大家相会于虹口,这可以说是一件大事。他们谈了什么?白蕉的注里简单地披露了。一年后白蕉的好友谢啼红在一篇文章中则有较为详细的记录。那日沈尹默谈道:“早岁遍学古今各家书,极虑专精,无间寒暑,无吝古人池水尽墨、退笔成冢之说。惟选帖不限晋唐,即宋元以后二三流书家之作,亦不惜勤摹至数十通云。”白蕉“当时虽唯唯,然退后语余(谢啼红),谓尹老自喜博,我自喜专。其说法诚有是处,其力学精神尤不可几及,然人各有志,不能强之苟同也”。看来白蕉当时虽则“不响”,却也自有其主见;而豁达的沈尹默也断然不会“强之苟同的”。

几年后在给陈毅市长的一封信中,沈尹默如此“点赞”白蕉:“白君自以魏晋为中国书法之最。眼界既高,禀赋亦足以负之,下笔如有神助,恍若右军再生,故能睥睨一切。近之书法名者,鲜能与之并肩,手眼俱不能及。”因此传闻中的沈白“不和”,恐怕未必靠谱。

字数多达65万字、堪称巨著的《沈尹默年谱》,却失收了沈尹默、白蕉初次会晤的重要事件,可谓百密一疏,这也是年谱之类著述所难免的吧!

一片小树林。还有雪柳和手球,有时候养活了,不停掉花瓣掉渣。更多时候养不活,几天就枯掉。一边抱怨,一边不记性。

这些我有印象的花,我喜欢的花,其实都是自己买给自己的。以前习惯在下班路上随手买几枝带回家。赶上心情好,买一大把回家。后来网购发达,下单更简单。批量购入,收到后醒花、修剪叶子和枝条,分配花瓶,再仔仔细细插好。插花也没有技巧,全是感情。就是技术很烂,但自己很喜欢的意思。看着

它们每天在花瓶里变化,就感觉生活很有活力,有一些微妙的期待。一开始花谢了会略有点不舍,现在会想着赶紧收拾了,买新的。甚至出差住酒店,顺路的话也会在路边随手买几枝。有时候没有花瓶,就插在水杯里。走的时候默默在心里说一句:感谢陪伴。做家务这件事,家庭成员多少都有点不情愿。唯有拆花、插花这件事情,我和L先生抢着干……两人都很爱说:你别动,放着我来。严重怀疑一个最初只会买蓝色妖姬的直男,也发现了这其中的奥秘与乐趣。

对了,我们还有一个会互相推诿的小活:揪掉百合的花蕊。百合这么好看的花,为什么会有那么难看的花蕊?丑且染色,粘在花瓣上,手指上都是一片黄。要趁它还没完全绽放的时候,拿纸巾剥开花瓣小心翼翼掏出来。我俩经常说:去掏吧,该你了!



蛇来灵气生(篆刻) 袁国强

十日谈

非遗里的中国年 责编:吴南瑶

明日请看三月二十三的小年用糖瓜祭灶的习俗。